

太平之時民行役者不踰時男女不失時以偶孝子不失時以養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上無不慈之父下無不孝之子父子相成夫婦相保天下和平國家安寧人事備乎下天道應乎上故天不變經地不易形日月昭名列宿有常天施地化陰陽和合動以雷電潤以風雨節以山川均以寒暑萬民育生各得其所而制國用故國有所安地有所主聖人剡木爲舟剡木爲楫以通四方之物使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餘衍之財有所流故豐膏不獨樂磽确不獨苦雖遭凶年饑歲禹湯之水旱而民無凍餓之色故生不乏用

死不轉尸本或作壑今從林本夫是之謂樂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

能制天下必能養其民也能養民者爲自養也飲食適乎藏滋味適乎氣勞佚適乎筋骨寒煖適乎肌膚然後氣藏平心術治思慮得喜怒時本或脫時字毛本有起居而遊樂事時而用足夫是之謂能自養者也故聖人不淫佚侈靡者非鄙夫色而愛財用也養有適過則不樂故不爲也是以冬不數浴非愛水也夏不頻湯非愛火也冬夏二字毛本通津本俱互易御覽五十九亦引作夏不數浴不高臺榭非無土木也不大鍾鼎非無金錫也不沈於酒不貪於

色非辟醜也直行情性之所安而制度可以爲天下法矣故用不靡財足以養其生而天下稱其仁也養不害性足以成教而天下稱其義也適情辭餘辭本文義改今案不求非其有而天下稱其廉也行成不可掩息刑不可犯執一道而輕萬物天下稱其勇也四行在乎民居則婉愉怒則勝敵故審其所以養而治道具矣治道具而遠近畜矣詩曰於饑王師遵養時晦言相養者之至於晦也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人獻魚而不受其弟諫曰嗜魚不受何也曰夫欲嗜魚故不受也受魚而免於相

則不能自給魚無受而不免於相長自給於魚此明於爲己者也

爲己上本皆有魚字衍韓非外儲說右下作明於人之爲己者不如己之自爲尤明

也語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

其無私乎故能成其私詩曰思無邪此之謂也

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

民父子訟之爲不義久矣

說苑政理篇作夫民不知子父訟之爲不善久矣

是則上失其道上有道是人亾矣訟者聞之請無訟

康子曰治民以孝殺一人以僇不孝

一人本皆作一不義謗依說苑

改正不亦可乎孔子曰否不教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

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讞不治

荀子宥坐篇家語始不誅篇俱作獄犴不治

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邪行不

從荀子家語邪行作

邪民說苑作躬行

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

一切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登遊焉陵遲故

也今其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無踰乎詩曰俾民

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

不用也

荀子家語俱作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

故形其仁義

形本或作刑謹

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

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

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

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

人所視言其明也瞻言顧之濶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夫散其本教而待之刑辟猶決其牢而發以毒矢也不亦哀乎不亦舊本倒今案文義乙故曰未可殺

也昔者先王使民以禮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猶無轡銜而鞭策以御也欲馬之進則策其後欲馬之退則策其前御者以勞而馬亦多傷矣今猶此也上憂勞而民多罹刑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爲上無禮則不免乎患爲下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禮胡不遄死康子避席再拜曰僕雖不敏請承此語矣孔子退朝門人子路難曰父子訟道邪孔子曰非也

子路曰然則夫子胡爲君子而免之也孔子曰不戒

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爲政

避此三者且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舊本自夫散其本教下別

爲一條非是今改與上文連

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

岐山

當作岐山戰國魏策作文山亦

汶山之譌汶岐嶧皆與岷同

左洞庭之波

本或作陂今從

通津本與說苑君道篇同

右彭澤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服禹請

伐之而舜不許曰吾喻教猶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

民請服天下聞之皆薄禹之義而美舜之德詩曰載
色載笑匪怒伊教舜之謂也問曰然則禹之德不及

舜乎曰非然也禹之所以請伐者欲彰舜之德也故
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臣下之義也假使禹爲君舜爲
臣亦如此而已矣夫禹可謂達乎爲人臣之大體也
季孫子之治魯也眾殺人而必當其罪多罰人而必當
其過子貢曰暴哉治乎季孫聞之曰吾殺人必當其
罪罰人必當其過先生以爲暴何也子貢曰夫奚不
若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
罪亾三年而庫無拘人故民歸之如水就下愛之如
孝子敬父母子產病將死國人皆吁嗟曰誰可使代
子產死者乎及其不免死也士大夫哭之於朝商賈

哭之於市農夫哭之於野哭子產者皆如喪父母今竊聞夫子疾之時則國人喜活則國人皆駭以死相賀以生相恐非暴而何哉賜聞之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且賜聞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亾者未之有也於是季孫稽首謝曰謹聞命矣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問者曰夫智者何以樂於水也曰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閒似有智者動而之下舊本作下之今從御似覽五十九引乙正有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障本譌作漳今改從通津齒亦有生齋

本與說苑雜言篇同春秋繁露山川
頌作鄣防山而能清靜鄣與障同似知命者歷險
致遠卒成不毀四字藝文類聚御覽俱無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羣

物以生國家以寧萬事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
樂於水也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
飲酒樂水之謂也

問者曰夫仁者何以樂於山也曰夫山者萬民之所瞻
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四方
益取與焉出雲道風崧乎天地之間崧本或作從天地以
成國家以寧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御覽二十八引材用生焉寶藏
植焉飛禽萃焉走獸伏焉育萬物而不倦有似乎仁人志士是仁者所以樂山也詩曰太山

巖巖魯邦所瞻樂山之謂也

傳曰晉文公嘗出亡反國三行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

狐謂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一年

君字本皆脫據說苑復恩篇補

一說苑作三

顏色黯黑

說苑作黎黑

手足胼胝今反國三行賞

而我不與焉君其忘我乎其有大過乎子試爲我言

之咎犯言之文公曰噫我豈忘是子哉高明至賢志

行全成

說苑作德行全誠

湛我以道說我以仁變化我行昭

明我名

變化呂氏當賞篇作暴院名字本皆脫據呂氏補

使我爲成人者吾

以爲上賞恭我以禮防我以義

呂氏恭作藩防

防我以諫藩援我使

我不爲非者

呂氏不字下有得字

吾以爲次勇猛強武氣勢自

御難在前則處前難在後則處後免我危難之中者
吾又以爲次本皆脫又字呂氏作吾又以爲之次今案文義當有又字補之然勞苦
之士次之詩曰率禮不越禮本皆作履案詩攷引作禮說苑同今據改遂
視既發今不內自訟過不悅百姓將何錫之哉

夫詐人者曰古今異情其所以治亂異道而眾人皆愚
而無知陋而無度者也於其所見猶可欺也況乎千
歲之後乎彼詐人者門庭之間猶挾欺而況乎千歲
之上乎然則聖人何以不可欺也曰聖人以已度人
者也以心度心以情度情以類度類古今一也類不
悖雖久同理故性緣理而不迷也夫五帝之前無傳

人非無賢人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久
故也虞夏有傳政不如殷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久故
也夫傳者久則愈略近則愈詳略則舉大詳則舉細
故愚者聞其大不知其細聞其細不知其大是以久
而差三王五帝政之至也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
詩攷云外傳作湯躋禮記孔子閒居注齊讀躋言古今一也

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
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
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然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
節孔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詩曰帝命不違至于

湯齊

孔子觀於周廟

荀子宥坐篇家語三恕篇淮南道應訓皆作魯桓公之廟

有欹器焉

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爲何器也

爲舊本作謂荀子作爲說苑敬慎篇

亦同今從之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

坐舊本作座俗今改正下同

孔子

曰聞宥坐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

孔子使子路取水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

喟然而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聞

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抑而損之

淮南抑作揖說苑作

挹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德行寬裕者守之以

恭土地廣大者守之以儉祿位尊盛者守之以卑人

眾兵強者守之以畏聰明睿智者守之以愚博聞強
記者守之以淺夫是之謂抑而損之詩曰湯降不遲
聖敬日躋

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贊而師者十人

御覽

四百七十四引作執
贊所師見者十人 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

先見者四十九人

此句所字舊無據御覽補

時進善百人敎士千

人官朝者萬人

御覽進善下敎士字官舊作宮

下俱有者據御覽改正

當此之

時誠使周公驕而且吝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

此二十一

字舊本無據
御覽引補

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諫之曰往矣子

無以魯國騎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

也荀子堯問篇亦作成王說苑敬慎篇作今王又相天子本皆作下今吾依說苑改

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眾兵強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說苑作益博聞強記守之以淺者智御覽作廣夫此六者皆謙德也夫

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由此德也不謙而失天下亾其身者桀紂是也可不慎歟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國家近足以守其身近御覽作小謙之謂也夫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

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以衣成則必缺袒官成
則必缺隅屋成則必加拙說苑無此句示不成就者天道然

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遯聖敬曰躋
誠之哉其無以魯國驕士也

傳曰子路盛服以見孔子孔子曰由疏疏者何也

疏疏荀子

子道篇作裾裾說苑雜言篇作裾家語三恕篇作倨倨昔者江於濱

說苑作江水出於岷山岷亦作岷汶此作濱或亦音近借用

其始出也不足以濫觴

不說苑作大荀子作其源

可以濫觴及其至乎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遯風不可
渡也非其眾川之多歟今汝衣服甚盛

甚舊譌作其今依說苑改

顏色充滿天下有誰加汝哉子路趨出改服而入蓋